

短篇小说集

田埂上的花

吴德文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短篇小说集

田埂上的花

吴德文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埂上的花 / 吴德文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059-9819-3

I. ①田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0617 号

田埂上的花

作 者: 吴德文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胡 笋

责任编辑: 李 媛 贺 希

责任校对: 张明明

封面设计: 中联华文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8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he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25 千字 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819-3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与父母

感 恩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父母有大爱也不语！我的父母，就是乡下田埂上的花。他们顽强地生活，劳累了一辈子，八十多岁了，还在和土地打交道；还在抗病忍痛，为他们的儿女向土地索要：谷子与豆子，柿子与柚子，花生与红薯，冬瓜和南瓜，辣椒与茄子……每到年节，都计划着，干的鲜的，生的熟的，一一包装好，让我带到谋生的地方。我们明白：吃在我们的肚里，甜在他们的心里。

父亲越老，我越看到他生命的强旺。他大到开山垦荒，小到缝衣编筐，样样都做，行行都精。为了谋生，时常外出。

母亲越老，我越想起儿时吃奶的片断，撩起那件蓝衫衣，满嘴都是奶香。她任劳任怨，生育十个孩子，长大的唯有四个，眼睛差点哭瞎。她遭的难比唐僧西天取经还多！唐僧取经徒弟多，她却没有任何帮手！我的母亲不能只称山背谢氏，她的姓名叫谢乙香。

等儿女光景渐好了，母亲的枯枝朽体也垮了！她得了癌症，晚期，躺在床上，身子在疼痛中萎缩，变小！

我拿什么回报他们？唯有借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留下一张照片，以作念想，望读者能理解原谅。

三尺之上的神灵，你们每日都看得见，我的父母日出而做，日落还不息，他们操劳一辈子，够得上勤劳的标榜；

三尺之上的神灵，你们每日都看得清，他们本份，接济贫弱，扬善避恶，配得上善良的褒奖；

三尺之上的神灵，你们每日都看得明，我的父母大灾小难地过来，为了子女教育和的成长。他们在我们的心中，完全可以用伟大来赞扬！

三尺之上的神灵，我的父母勤劳，善良，伟大，请赐你们的恩典，消除他们身上的病痛，让他们平安到老至终！

作者祈颂 2015年4月23日

前 言

在我们南方,内地,乡下,人多地少,土地就显得珍贵。地里要种庄稼,田埂上还得见缝插针种植各类豆瓜。就是贫瘠的地方,也不容荆藤野草疯长,怕挡了庄稼的阳光,抢了庄稼的肥料,每到耕种的时候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即使这样,还有一些荆藤野草顽强地生长:割一次长一次,割一次再长一次,每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。季节来了,还开出一蓬一蓬五彩缤纷的花来。于是,花香,蜜蜂及蝴蝶全来了,把我们乡村带入了田园诗篇里。

我不敢说这本书就是田埂上的花,但可以说我的信念是,书里的各类人物的生活态度是;他们虽然不是庄稼,得不到呵护,但他们像田埂上的荆藤野草一样顽强地生活,有时也能开出一蓬蓬花来。

所以便有了这本书;有了《悲伤的日子》《荒谬年月的荒谬事》《闹鬼》三个小儿故事及《德璋的秘密》;有了对土地执着热爱的田多老汉与他的《春风诱人耕种》,《火红的西红柿》,《高产玉米》;老实人《死老张》,乐者《刘工人》,《小村民阿扁》;有了卑微生活的《猪倌》,《发家致富》;有了暴发户《老大》,懒汉《老单》,乡下善良的小女人在《今日有客来》,高中生与《乡下足球》,老人问题《有事》,黑医院《天上的雷公》,不平安的《平安夜》,辍学儿童《玉珠》,《辍学记》,婆媳之间的《多年媳妇熬成婆》。

甚好,书中有的人物的命运已有改变,这得感谢政府为农民减负的英明决策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真正落实。

其实，现实生活中，他们的生活得比书中更精彩，我只是想用恰当的文字表达出来。肯定很多地方笔拙，未尽人意，那恳请各位读者指正与批评。

是以记。

作者谨字

2010/6/25

目 录 CONTENTS

悲伤的日子·····	1
荒谬年月的荒谬事·····	8
闹鬼·····	15
德璋的秘密·····	22
春风诱人耕种·····	31
火红的西红柿·····	35
高产玉米·····	52
死老张·····	60
刘工人进城·····	80
小村民阿扁·····	89
无本生意·····	95
猪倌·····	103
发家致富·····	111
狗及事·····	119
老姚的啤酒瓶·····	125

老大·····	134
老单小记·····	141
今日有客来·····	150
乡下足球·····	159
有事·····	168
天上的雷公·····	174
平安夜·····	183
辍学记·····	191
玉珠·····	208
多年媳妇熬成婆·····	216

悲伤的日子

1976年9月的一天，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：“我们伟大的领袖与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了。”沉痛着讲这句悼词的是公社干部罗大麻子。那天，我没有兴趣看罗大麻子那张麻脸讲话时难看的样子，我是随着同学们一块低头默哀三分钟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塞着悲哀。虽然我们都是六岁到十岁的孩子，但我们都明白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已经逝世了。刚才上课时我们的班主任沉痛的告诉我们，眼里有了泪花。我们谁也不敢调皮捣蛋了，老师都掉了泪！我们几乎都想哭。就像老师带读一样，他读一句我们也读一句，我们有哭的通感。二年级的班主任也同样讲了这个不好的消息，三年级的班主任也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了这个不幸的消息。我们一、二、三年级都同在祠堂大厅内读书，我们听了三遍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。每听一次我们都沉默，沉默得也鼻涕都不敢往里吸或往外擤，只好悄悄地用衣袖揩了或有力拧了搪在鞋帮上。

这一天，我们比死了自己爷爷奶奶还悲伤。就连我们这些孩子，每个人都发了一只黑色的袖章，我们没有好奇，都听话地套在自己的右臂上，按照老师的指导，用扣针扣了上去。只是，当我们排了长长的队伍来到大队晒场上时，有些同学的心跃起来，相互打量着手臂的黑袖章，窃窃地想发笑。这几个想发笑的同学被老师的咳嗽声警告住了，也被我们其它同学的白眼警告住了，也很快被边上的农民代表们的呜咽声警告住了。这时，公社干部罗大麻子哑着嗓子又宣告了这条不好的消息。

场上贫下中农都垂着头，呜咽一片。我们在等待老师的号召，如果他向我们宣布：“预备，哭！”那我们这些学生哭得肯定比大人們的响亮整齐。因为

我们都在准备哭，几乎被大人的哭所感染；因为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；因为我们在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；因为我们平时朗读时练出了高嗓子。但老师没有发出这样的任务，而是三分钟后沉着嗓子喊：“立正！向后转。从三年级开始，第一队，齐步走！”我看见三年级的班主任在前面带着队伍，紧跟着他的是四个人扛着的一个大花圈。花圈中央放着一副新的毛主席相片。这个相片我们家大厅中央也贴着。这是毛主席的半身照，身装瓦蓝的中山装，向所有的人都微笑着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望着你笑。相片的外圈包裹着松柏树叶，上面缀满了大白花，有汤碗一样大的，有拳头一样大的。我们都被这个花圈吸引住了，怎么做得像真的一样，谁做的？

我们的队伍随着花圈移动了起来。大人继续哭他们的，我们要做的事不是哭而是纪念。我们的纪念意义十分重大！因此，我们把准备的眼泪都收藏起来。

当扛花圈的队伍绕到我们一年级的后边时，我发现了一件令我嫉妒的事：我的二哥，吴建华同学光荣地加入在四个扛花圈的行列之中。我看得出，他的表面严肃，实际上脸上放着光彩。扛花圈是多好的差使！又是多庄严肃穆的差使！不是一般的同学可以扛，那得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成分好的同学才够资格。我速及地看见二哥的嘴角，依稀在往上翘，这是他得意的前兆。虽然他脸上爬上了细汗，肩膀扛得有些往一边歪，我相信他能坚持到底。这个任务落在谁的头上都会出色地完成。

队伍往祠堂行走，我们以为将在祠堂举行祭奠仪式。没想到队伍从祠堂左旁小巷往东边走。我们便知是到红卫小学去。红卫小学是大小学，有小学四五年级及初中，到那儿有一小段路。我们一、二年级到了祠堂就被集合解散了，只剩下三年级的同学护送花圈前往。解散后我们原想尾随着三年级的同学前往红卫小学，却被我们的老师拦截住了。老师说：“都回家去！路远呢。”看着老师的脸色，我们不敢不从。

结果，这一天，我的二哥吴建华出事了。

听到吴建华出的事情，我心里十分气愤，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。听别人讲他说：“哎呀！沉，死佬咁重！”结果被其它同学听见了，也被前面的班主任邱老师听见了。队伍这里就突然静止住了。这是我的想象。然后，邱老师先皱

眉头后生气再发怒，他大声命令：“集合！”四人便轻放花圈，然后当场揪住了吴建华的领子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扔在同学们中间批斗。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，反正二哥吴建华回来的时候，衣服全被撕碎了，一头原来光溜的头发，（二哥喜欢梳头发，他是唯一与我大姐争梳子梳头的男孩）乱蓬蓬的，一绺一绺被扯得毫无样子，头发上还有许多口水与浓痰，像胶水一样粘得头发打结，脸上分不出汗水与口水弄来的脏污，像几条蚯蚓一样乱爬着；一条手臂还受伤了，从被扯烂的衣袖上可以看见手臂上的青瘀；还有看不见的伤，头发内藏住的青色及脚上裤筒的鞭伤。他的一双手指都青肿，还流了血。

虽然这样，我双眼照样的向他喷射着阶级敌人般的怒火，我想冲向他把他撞倒在地，然后再加上几脚：“太可恶了！怎么可以说死佬咁重呢？这是毛主席的画像呀！”还没容我收拾他，我就看见一双长满毛的大手伸向他，把他拖拎了起来，像扔小狗一样把他往屋角摔。我只听见咚地一声，肉球撞地的声音。我转身跟进屋角，看见肉球从地上爬起来，又被毛茸茸的大手甩过去一个耳光。我听见肉球嗯地一声，那个肉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落在屋角，肉球再也不动了。我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，阶级敌人的仇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我的头脑中只闪现一个念头，二哥吴建华被爸爸打死了。我像被杀一样地尖声大哭。我求救的哭声充满恐惧。我的哭声招来了左邻右舍以及我刚回家的妈妈。妈妈扑向我，以为我被什么吓着。我来不及解释，就伸了手往屋角指去。妈妈定眼一看放开我又扑向了屋角。

我听见她急切地叫唤：“华崽！华崽！”然后放出了哀哭，我妈的哭声一出，屋子里一阵慌乱了，奶奶及男人都围上来或让开来。不知是谁提醒妈妈说：“嫂，快送医院。”

我妈疯了一般抱了吴建华跌着冲了出去。我还是号啕着哭，同时拿眼睛瞟蹲在一旁抽烟的杀猪佬。我们一生气就不叫他爸爸，而是喊骂他叫杀猪佬。我这时十分憎恨他，认为他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。我边哭边想，如果吴建华死了，他会后悔的！虽然说建华二哥说错了话，总不至于被打死吧。老师说有错就改，杀猪佬都没有给建华认错的机会就往死里打。这个时候，我希望吴建华死了，让杀猪佬后悔一辈子；又希望吴建华别死，死了我会昏过去会全身生痛：我们

是同胞兄弟，心连着心一起吃饭长大的。想到二哥吴建华会死去，我的哭声从高音转成了哀调，我哭得几乎抽泣起来。

这时，读五年级的大哥吴建国从我背后大叫一声：“吴建军，哭什么卵！你还小吗？”我白了他一眼照哭，同时举了手就要打他。他挡开我的手在我脸上括了一下说：“臊呢？”我追着他要打他。但我追不上，他把书包往凳子上一挂就叉着双手立在我跟前问：“那个反革命呢？”怕我不理解又说：“反革命吴建华在哪里？”他不在乎我的哭，脸上一本正经的样子。我想他也想收拾建华。我怎么会回答他，往他啐了一口口水，气得他直扬巴掌要扇我耳光。我拼了力气扑上前，却扑了空，转眼就在我后边，我只有对准他啐口水，啐了他裤上一口，十分解气。我脸上感觉到了吴建国的巴掌，但他没有用大力。我旁边的杀猪佬嗯嗯哼哼地抽烟咳嗽地警告吴建国了。吴建国以为杀猪佬不知道建华的事，说：“爸，建华犯天条了。他扛不动主席像，说‘死佬咁重！’。”他的状没有得到丝毫的反应，便莫名其妙地跑到天井心及前巷后厅自个儿寻找。

我心中的悲哀还没有化去，但我的哭声渐然停了。我感觉有些累，便来到门楼前的大石凳上坐着。这样，我很方便可以看见妈妈从医院回来。

石凳还没有坐热，我就见几个基干民兵由我大叔陪着进来。大队的几个民兵我认得，时常来我们这儿向我大叔请教这请教那。我大叔是民兵营长，时常有枪背回家让我们一饱眼福，但不准我们触摸，神气得很。这时我看到他们面上没有笑容，样子是来捉人的。当他们进入门楼及天井心时，我便揩了脸上的眼泪跟了进来。

“那个笨卵虫呢？”我大叔朝他哥杀猪佬问。杀猪佬没哼声。

大叔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要包庇他。让我们送他到大队关一天教育他。”杀猪佬还是没有哼声。那筒大炮烟被他吸得几乎闪出了明火，吸一口后，烟雾很久才从他肺内吐出。吐得把他整个脸都罩住了，鼻孔里还在冒烟。我怀疑他的内脏被火点着了。

“你不这样，人家会说我们怎么教育的孩子！我们现在交给组织处理，对我们自己也有个交待。”大叔继续对他哥说。声音往各个回廊传去，往各家的窗子里钻去。不一会儿出来几个人，又出来几个人。我大婶看见这架势，拉了

脸对大叔说：“交待！交待！人都不知死活，被大哥打得动都没动。去了医院。”

大婶的话说明了一切。大叔愕然张开了嘴，噢噢醒悟地嘀咕几句，带头转出了大屋，走了。

觉悟最高的还是五年级学生吴建国，他不太相信大婶的话，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活该！活该！”但他的话一直没有得到其它人的响应。不一刻，整个大厅就剩我和杀猪佬了。吴建国挑了水桶去担水，他再积极也要完成家庭任务。我又坐回门楼下的石凳上，盼着妈妈快点回来，又担心她会哭着回来。

我一等就是几个钟头。我肚子咕咕叫了几次，我还是忍着。好在下午放假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等。

大人们上工去了，吴建国也与同族的几个人飞一样地往学校跑了。不知学校会举办什么活动，他仿佛永远是个积极分子，对什么都十分热心。我不知他与杀猪佬有没有吃饭，我只隐约听到谁叫我吃饭，我晓得大姐跟着妈妈去了医院，奶奶不在屋里，也肯定去了医院。就是吴建国与杀猪佬吃了饭，也肯定吃的是油盐拌冷饭，反正没有人给他们做菜。

好不容易看见妈妈背着吴建华从前面的小路上出现，姐姐、奶奶也尾随着出现。甚好，没有传来哭声。而且人被背着，说明还活着，一般死了的人没法那样背，只有垂手垂臂地被抱着，我见过被抱的死人。我放心了，肚子咕咕咕地乱叫起来了。我奔跑过去迎接我的妈妈。在任何时刻，妈妈都爱着我们护着我们，而在杀猪佬眼里仿佛我们不是他的儿子。时常拉长脸对着我们或者对我们扇耳光。所以我们见了妈妈回家都会扑向她。

这一次，她对我不上心了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走。建军，不要绊我的脚。”我看见她满额是汗，张着嘴喘着粗气，那是累的。我只有抓住奶奶的手，在她身上获得一些关怀。奶奶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多多，有没有吃饭？”我哀哀地说：“没。”奶奶说：“快快走。饿都饿饱了。”

奶奶与姐姐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我与妈妈在大厅里。我看着妈妈抱着二哥擦药。先擦头上，她用毛巾擦了头上的脏东西，翻开头发擦那几个包。二哥脸上的五个手指印已经模糊地肿了左边的半张脸，左眼肿得几乎眯了起来。这些都见过了，没细看过的是他身上的伤，妈妈每扯开他身上的烂衫破裤就会发现

一块块伤疤。搽着搽着，妈妈的嗓子堵住了，她哭了起来：“老天呀！我的老天呀！”泪水滴了她一脸。她一边搽药一边哭诉，招来奶奶及姐姐一同出来看。我姐姐背过身抹眼泪，我奶奶的眼泪也出来了，她轻抚了吴建华的头，心疼地说：“老崽，造孽！老崽，造孽！”

妈妈说：“才九岁！他懂什么？怎么下手呀！老天！”

我看见二哥吴建华眼泪含满了他的双眼。但他没有哭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落下来。他看见我在看他，泪水一晃就不见了。他紧咬嘴唇抵挡着药水对伤口的刺激。他却没喊疼。

“这个邱老师，等我来数落他！说错一句话，怎么有这样的法子。哈！”奶奶唠叨说。

不一会儿，二哥的全身都是紫蓝紫蓝的，闪亮闪亮的。另外涂的那种消肿的药膏，十分难闻。我差点被气味呛得想吐，突然记起肚子是空的，便央求奶奶要饭吃。

几天来，吴建华没法上学，每天躺在床上。我每天上课都会往他的位置张望几眼，他的位置总空着。我听着他的老师教着语文算术，为他担心。我甚至上课时的耳朵倾向过三年级，希望能听到他们老师讲的新东西，回家再告诉他。但我没有听懂，却被自己的老师用一根手指粗的牛鞭在我桌子上猛抽了一鞭，我的魂被吓回来了。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上百名同学的眼光都朝我看，我臊得耳根都发烫。我回来告诉他赶快上学时，发现他正吃着豆腐蛋。等我端凳自己爬上橱柜翻查后，发现豆腐蛋是蒸给他一个吃的。

“好哇！好哇！”我叫闹着缠奶奶。奶奶被缠急了，操了一把竹响像电影里的双枪老太婆一样威严地向着我。我不敢吱声了，我得不到吴建华的口福。

当然，吴建华没有得到几天的好处，就得上学了。他虽然被当作现场反革命唾骂鞭打过，但几天的失学让老师及同学们没有拒绝他。第一天没有人与他说话，老师提问也不点他的名。他能坐在他的位置上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放学的路上还有许多同学朝他吐口水，有的还捡小石子打他。我看着二哥受欺负都不知如何是好，想帮他又打不过那些人。我差点儿用哭来吓唬那些人。甚好，危难时奶奶出现了。她匆忙间从祠堂的小巷拐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竹响，喝一

声说：“哪个没教养的？”那些围攻二哥的人顿时一而散。我奶奶还不甘心追了几个，放开嗓子叫骂一阵，放出警告下次碰见了要打断他们的脚。

奶奶是有远见的，她牵了二哥的手，把竹响持在手中向随时张望过来敌对的眼睛提出警告。但奶奶的警告没有及时生效，她越这样，越招来一些“敌人”。最后，一日上课的时候，奶奶持着竹响走进了祠堂，在众目睽睽下指着吴校长说：“校长，你该教育教育这些孩子！你是家族人，读书人，明理人。他建华才九岁，不是有意犯的错误，就当阶级敌人斗争了？就是毛主席听见了也会原谅他！邱老师，也是亏你做老师，咁大的人不要说什么话，就连操自己老娘的话都会说！”

课堂上三个年级的人没有一个人吭声。奶奶盛气凌人地像在做斗争报告。我把头往课桌下钻，但又不肯钻下去。我羞愧极了！怎么奶奶可以当作那么多人的面扰乱课堂秩序呢？好在奶奶见好就收，我看见校长及在场老师的脸都涨红了，如果奶奶再不出去就要被赶出去了。奶奶主动出去了。她没有走到门口，校长就大声对全体同学及老师说：“下次再有谁欺负吴建华同学，我就开除谁！”

我奶奶十分满意吴校长的话，她走出门口时才转过了笑脸。我们还是被校长的话震慑着，整个祠堂安静得没有哪个咳嗽。这时候的安静，不要说针掉在地上可以听见，就是头发丝掉在地上也可以听见。我看见二哥吴建华木头样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头上的包，脸上的伤，脖子蓝紫都还鲜艳地展露着，昭示在上百双眼睛里。

之后，没有人再欺负二哥吴建华了。不多久，有人主动找他玩。然而，我发现我二哥吴建华从此变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经常一个人好像在想什么，好像又不在想什么，而且不喜欢与别人说话及玩耍，连在家里也不与人说半句话。我及大姐大哥经常逗他说话，他懒得理会。他时常坐在黑暗中，两只眼睛像夜猫一样瞪着，发着灵光让人心寒。开始一段时间，我被他吓得发梦都惊叫，后来习惯了，也不怕他了。我妈带他看了几回医生，医生查不出什么结果。后来我学到孤僻这个词，才知道二哥很孤僻。

也许，1976年的那个悲伤的日子，他伤害太深了！

荒谬年月的荒谬事

1976年，毛主席的逝世令使全国人民悲痛不已。不久，天空传来了一声令人兴奋的惊雷——四人帮垮台了！我们从大人的口里老师的口里得知了这条消息。同时，幼小的心灵猛然醒悟：原来，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是与四人帮有关，特别是与那个万恶的江青有关。我们幼小的心灵充塞着仇恨。我们恨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！恨得想用拳头把他们打得稀巴烂。就像学校墙壁上的几幅宣传画一样，一只用力地握着的大拳往“四人帮”击去，“四人帮”小鬼一样被砸得没命逃窜。而且逃也逃不掉。那个铁拳象石山那样大、那样强大有力；有的墙壁上还有屋梁般大的钢笔，钢笔头大而尖，往“四人帮”刺去；还有一幅画，画着一把大扫帚，把“四人帮”连垃圾一样清扫到垃圾斗中。这些我们都看得懂，而且看得十分过瘾。仿佛那个拳头是我们的拳头，那支钢笔是我们的钢笔，那把扫帚是我们的扫帚。我们得意忘形地谈论着笑着。然而我们每个人还穿着开裆裤，袒露出半边屁股对着巨幅宣传画指指点点，评头论足。可见我们的政治觉悟是多么的高啊！就连我的二哥，一个孤僻的人，也会一个人举目仰视着石灰墙上的宣传画良久。我一日还见他做作业时，使出一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大头钢笔，作出刺杀状。认真的样子可见他的思想也没有落伍。他应该比我们更加仇恨“四人帮”。因为“四人帮”害死了毛主席，他又因为扛毛主席像而无意犯过错误得到了惩罚。

然而，这个孤僻的人近段时间神情有些古怪。有天晚上，当他看见我留意他时，他有些慌张，收了作业本上床睡觉去了。我觉得二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趁他睡着了，便翻开他的作业本。我一直在担心他上课到底有没有用心

听讲，作业做得对不对。我打开他的算术，基本上还过得去，大多数有 70 分到 80 分。语文也能做到 80 分以上，尤其是他的字，写得像刀刻出来的一样，一笔一笔，从背面看像打的钢印模子。难怪他的铅笔时常比我的短，比我用得多。我翻了一会儿，没发现什么。这时，他的语文家庭作业吸引了我。那是道简单的词语搭配题目，我都可以做对，二哥吴建华却用了几次草稿纸练习。

他的草稿让我大吃一惊，他连着打倒蒋介石，歌颂解放军，批判孔夫子，赞美“四人帮”。难道他还要赞美“四人帮”？他居心险恶！虽然我当时说不出这个词，但我几乎怒火中烧，要把他从睡梦中揪出来批斗。这个反革命！这个狡猾的狐狸！我简直不能忍受了！第二张，上面连着的是打倒四人帮，歌颂解放军，批判蒋介石，赞美孔夫子。红卫兵怎么可以批判？孔夫子是坏蛋（我不认识，孔夫子但我们都认为是坏蛋，因为和林彪放在一起）怎么可以赞美？好在作业本上的答案是正确的，让我稍喘了一口气疑惑不解。就在这时，头顶上的煤油灯没油了，屋子里暗了许多，灯芯现出了一朵美丽的灯花。灯芯开花是件美好的事，我心情轻松起来，赶快吹灯上床睡觉。睡前没有忘记往这个危险人物屁股上拧一把，拧得他梦中挥打几下。我还想惩罚他，瞌睡却把我压倒床上，让我在梦中追着二哥批判、唾骂及殴打。不过，这梦在早上醒来早跑得远远的。我把昨晚发现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净。

我们每日早上都有分工。大姐去自留地的菜园子摘菜，大哥负责到村井挑水，二哥负责灶前放火。本来灶前放火是我的事，冬天多温暖！灶前奶奶有什么好吃的瞒不过我们的眼睛，总要先用手抓几样先吃才罢休。我负责喂猪，奶奶说我的身体棒，不怕风吹着，吴建华不行，他经常感冒，他便争夺走了我的阵地。开始我要抗争，但头几天，我奶奶经常暗地里塞给我吃的，什么红薯片、糯米糕，豆粉糕或一把炒花生豆子，还叮嘱我：“别说出去。”我十分高兴，乐意喂猪了。一喂上猪就是没有吃的也没有办法挤在灶前放火了。

为了尽早完成喂猪的任务站到灶前去猎取锅中的好吃的，我每次拌好猪食，又从碗柜底下掏出装糠的大铁勺，跑到粮缸边上的糠篓内，钻下身子用力舀他一勺。我常舀得满满的，被大人骂。我知道糠放得越多，猪吃得越高兴，吃得更快，早点完成这项自己的任务。当然，我在喂猪的时候，奶奶会把抓好的饭